

发掘文化夜游的独特之美

王钟的

近期,各地文化夜游活动各具特色、大放异彩。在安徽徽州,沉浸式实景演出《徽州府有喜》吸引众多年轻人慕名“打卡”;在河南洛阳,景区开启“超长待机”模式,亮灯时间延长到午夜12点;在贵州黄果树,与当地民俗文化巧妙融合的“山海变迁”灯光秀吸引了不少游客;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天文馆、苏州博物馆、常州博物馆等展馆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开展各类“夜游”“夜宿”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参观体验。

文化夜游不仅提升了景区开放水平,提高了景区承载容量,也为游客提供了别样的游览体验。暑期客流集中,一些博物馆、景区

出现门票预约难的情况,通过延长营业时间增加单日客流量,能够满足更多游客的参观需求。夜间游览,也许不能像白天打卡景区一样看得真切、看得全面,但在现场的沉浸式体验依然能让游客对历史文化产生更加真实的触感,在较为凉爽的夜间参观,旅行的松弛感也油然而生。文化夜游还与居民生活无缝衔接,很多白天忙于学习和工作的当地居民,也能利用夜间闲暇时间来一场“微旅游”,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在休闲娱乐中增进对本地文化的认知与认同。

通过解锁新场景、新业态,文化夜游为文旅融合创造出更多可能。

其中,结合现代技术与当代表演形式的沉浸式实景演出、灯光秀等创意新夜游项目备受游客欢迎。比如,在安徽黄山西递古村,一场名为“梦礼徽州·西递传奇”的激光水秀,就依托当地水景、山体、建筑、牌楼,通过多媒体投影以及视觉音乐等表现形式,实现当地历史文化的活化展示。类似夜间新型文化业态的成功,充分说明文旅事业发展不仅是守着一座山、一条河,还能探索浩瀚的夜空、辽阔的星河。

探索文化夜游的不同形式,还可帮助人们唤醒深层次的文化自觉。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夜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无论是“无言独上西楼”的离愁别绪,还是“明月出天

山”的荡气回肠,关于夜的文化元素总是寄托着人们饱满而浓烈的情感。以现代手段展示夜的意象,不仅为观众提供了具象的感官体验,也让观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古典之美,仿佛进入一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古今对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得以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实现。

如今,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方面,是城市烟火气的体现。文化夜游丰富了夜间经济的文化底蕴,让消费者在“买买买”的同时增加阅历、拓展见识。汉服体验、烟火市集、剧情体验等文化夜游业态,打造出全链条的消费场景,成为游客和市民暑期

消遣的新选择。文化夜游备受追捧,也给年轻人创业带来机遇,各类充满创意的“青春小店”,给夜间经济输送了元气满满的新锐力量。

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旅游地标,除了保护和继承好传统文化要素,同样要重视夜间场景的开发与创新。如此,才能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释放文化要素的市场价值,为以文塑旅、以旅兴文带来持续动力。

(据《光明日报》)

● 文旅时评

文川

李汉荣

我只是在城固县文川路过了一次。但是,一件不大的事却让我永远记住了文川。

二十多年前,一个深冬,我在一所中学实习,周末去文川中学访问在该校实习的同学。步行二十余里,走过大片原野和村庄,田里的麦苗羞涩胆怯地伏在微凉的风里,那么细小,让人不大相信来年夏天那黄金的海洋就是它们变成的。时不时路边人家会有一只狗冲着我叫几声,却并不追扑,倒是边叫边摇了尾巴,显然,它是照章看家护院,为主人行警戒之责,见我和善,于是表示友好,并祝我一路平安。

老乡告知,那所中学已经不远了,这时一条河出现在面前,波溅的水声很好听,河上是一座以剖开的木头连接的木桥,六七个大石横卧水中,充当桥墩。这水上的木石同盟,看着让人心生敬意。

这时我看见桥头对面走过来一头黄牛,个头很大,却不见放牛人跟着,也许主人有事,让牛独自回家。我是知道牛脾气的,桥这么窄,就让牛先过吧。于是我站在岸上等着。等了一会儿,那牛却站着不动,它也怕与我在桥上相遇打不过转身,想让我先过去?领会了牛的这番心意,我就更不好意思先过桥了,那样就显得我比牛还没礼仪没教养,不懂得礼让;于是我故意向桥的旁边走了好多步,向牛暗示我暂时不过桥,让它先过吧。可是那牛不仅不上桥,反而向桥的旁边走过去,望了我几眼,低头反舌起来。我没动静,又抬头叫了几声。

我明白了,牛是执意要让我先过桥,并且诚恳地发出邀请。

于是我过了桥。

当年我过了桥,向岸上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那高大黄牛,缓缓上了桥,走过对岸。

黄牛转过身,朝我看一眼,咩叫两声,然后走进暮色中的田野小路。

我站在岸上,向黄牛挥手告别。

我边走边回头,目送黄牛,直到再也看不见它……



古韵新咏

初秋逢雨

冯力

时更生物候,倏尔又闻秋。
浦上红莲浦,杯中绿蚁愁。
披云观桂茂,借雨寄蕉愁。
昨夜惊柯梦,清江歌鄂舟。

秋萍

赵占春

碧水满湾幽,萧萧逐浪流。
烟波千里梦,飘落一湖愁。
总是随风泊,何曾待月钩。
浮萍本无足,不问天涯游。

乡土艺人郭建中

王蓬

汉中地处秦、蜀、鄂、陇交汇地段,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汉中会受到秦、楚、蜀、羌多种文化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伴着农事岁时与婚丧娶嫁,多种多样的民间演艺活动与形式应运而生,而且都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端公跳坛、小型傩戏、跑竹马、踩高跷、板凳龙、舞彩龙、地围子、磨影子、双龙舞、彩莲船等,林林总总几十种之多。即便平时,婚丧娶嫁、红白喜事,或是某家在遇到亲人生病、家道不顺时,便都要选择吉日,请巫师端公进行除魔驱邪。以至端公在秦巴山地成为一种职业,有头脑的还会吸取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套路程序,吸引观众,取悦事主。祖辈生活在这片沃土的郭建中深受民间文艺感染并成就自己的一份事业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要说也是缘分,我与蒿文杰、郭建中都曾生活在蜀道要冲褒谷口外的张寨村。村后就是巍峨高耸的秦岭,整个三千多口人近千农户的村子背靠秦岭,面对整个汉中盆地,沟渠纵横,土地肥沃,田畴连片,称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张寨村是个素有文化传统的大村,1963年成立的“农二哥诗社”就是闻名遐迩的群众性文学艺术社团。我与蒿文杰、郭建中也都是“农二哥诗社”成员。我与蒿文杰在创作组,郭建中是演出队的导演,其中许多戏目都出自他手,这份荣光绝非偶然。郭建中1961年高中毕业,在学校就喜爱文艺,有一副好

● 汉上人物

嗓子,常登台演出,在当年褒一中崭露头角,若不是个儿稍矮,就会被因演歌剧《红梅岭》走红,他的汉中歌剧团录取。回乡务农,他也没有放弃对民间文艺的喜爱。1970年前后,在公路改线当民工的郭建中创作出小歌剧《战飞线》,在全市文艺汇演中一炮走红,获得奖励。日后在“农二哥诗社”的各种活动中,郭建中作为能编、能导、能演的难得多面手,自然成为张寨村演出团的主要骨干,每当年节岁时都能把一场戏红红火火演奏起来,很给张寨村挣得面子;也在漫长且孤寂的农家岁月中,给庄稼人增添一份愉悦。

郭建中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还有他打胡基时的矫健身影。我回乡务农后,和郭建中、蒿文杰都成为生活底层的农民。首先得用原始沉重的工具挣工分养家糊口。我家从城市到张寨村落户后,需要修房,胡基是不可或缺的材料。郭建中是村里有名的胡基匠,这是比打板墙、泥水匠更具技术也更出力费劲的活计。胡基类似砖块,却比砖大不少,长四十分,宽三十分,厚十公分。不用火烧,把黄土装进模具用石锤筑紧而成的一种土质建材。用于房间的隔断和封堵板墙留下的空隙,是修房必不可少的建材。打胡基要有硬杂木做成的模具,还要有称心如意的石锤。工匠定额为每天一架胡基500页,容不得半点拖拉。我至今记得郭建中给我家打胡基时,清晨天还没亮,他就到工地,棉袄一脱,双袖一挽,立即开打。我当供土的小工,一把草木灰撒进模具,接着倒进黄土,

郭建中首先一脚踩到模具中间,把黄土挤满四边;然后提起石锤,前三下后三下,乒乓乒乓再三下,再用脚使劲踩平,开模讲究技巧和力气,劲要恰到好处才能搬取胡基放到平整处。一天500页,数千次抡几十斤重的石锤,全凭好身板和一把好力气。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郭建中写出他长篇回忆录《我与端公戏》,回顾他自幼受民间文艺尤其是端公戏的影响,在超过60年的漫长岁月中,50年笔耕不辍,导演不息,创作演出的端公小戏《秋菊傲霜》《老两口喜逛桔柑园》《谢孙桥》《渴盼》《砖吃豌豆》《放牛郎探亲》《村道上》《院坝里的心声》《菊花开了》《石门寻宝》《婆媳情》等。单从篇目就不难窥其浓浓的故乡情结。不仅有距张寨村近在咫尺的褒谷口外鼎鼎大名的石门石刻,有庄稼院里普通百姓的心声,有改开年代,社会进步,商品经济发展后在农村出现的男女婚恋的变化和新型婆媳的诞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由于郭建中熟悉端公小戏的程式和曲调,深谙当地群众的审美情趣,加之端公小戏要求道具不多,舞台大小皆可,只需演员精干,随时都可演出,这使郭建中写出的端公小戏都曾搬上舞台,在乡村田野多次演出,广受群众欢迎。

世间人各有志,或侧重钱财,或侧重精神。可以说郭建中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他热爱的小戏之中,于民有利,问心无愧,理所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深信这部汇聚着毕生心血的作品集也会受到大家欢迎。



烟云观瀑图

凡毅作

拜将坛

四十年的坚守

——记手工弹棉花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吴长东

刘莉

弹棉花的老手艺从元代就开始流传,至今已有七八百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机械化生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制作,弹棉花的手艺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有一些人坚守着传统,用自己的双手为人们带去温暖。

吴长东就是这样一位手工弹棉花非遗传承人。他是佛坪县袁家庄村人,2岁丧母,8岁丧父,日子过得异常艰苦。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许多外省的手艺人来到佛坪,带来了一些丰富生活,增加收入的老手艺。“手工能养家”,年轻的吴长东对手工弹棉花有了兴趣。机缘巧合,1985年3月,吴长东拜四川籍弹花匠周成银为师,开始学习手工弹棉花技艺,没成想这一学就是三年。

一开始,吴长东觉得师父的手艺神奇而有趣,积极跟在师父后面做些纺线、接网线、收边、扯边的杂活,看着师傅日复一日做着并不复杂的动作,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抽松、弹熟、铺弹、上线、牵纱等几个简单的步骤,觉得这手艺应该很好掌握。求成心切的他总想着能像师父一样背上2米3的弹花弓施展一次。终于机会来了,学艺一年后,在给一户人家干活时师傅生病了,让他尝试独立操作,他激动得热血上

涌。当他信心满满地背起棉花弓准备大显身手时,却不料手起锤落,第一次竟然打了空弦!半生不熟的手艺和紧张的情绪带来的结果就是棉胎厚薄不均、高低不平,没把棉花弹“熟”。无奈之下,师父又带病重弹,让他在一旁好好学学。

第一次独立弹花受挫之后,年轻气盛的吴长东便偷偷地离开了师父。回家的半年里,内心要强、死要面子的吴长东纠结在失败阴影里,却又无颜面对师父,整日里丢了魂似的找不到归宿。好在他遇到了好师父周成银。周师傅上门找了他两三次,鼓励他再坚持学个一两年便能出师了,就这样不服输的吴长东又继续跟师父学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师父严格要求他从细节入手,不要怕做错,大胆尝试。一年半后吴长东学成出师,可以独立完成一床棉被的制作了。从这之后,谁家结婚嫁女置办喜事,送学生出门上学置办被褥,出门打工准备行李铺盖……都离不了吴长东的手工弹花棉被。

好手艺带来好生活。上世纪90年代,吴长东靠着这门手艺组建了家庭,开设了自己的棉花加工坊,妻子秀英变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之后,为了顺应市场,吴长东引进了一台弹花机。虽然在机器的辅助下,收入有所增加,但在吴长东心里,手工弹棉花仍是无可替代的技艺,有着机械无法比拟的魅力,有着长久的温暖和舒适。所以,吴长东还是四十年如一日,对于喜爱手工棉被的人家坚持手工弹花。

在吴长东看来,手工弹棉花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他时时记着拜师时师父对他说:“这项手艺已经传承了好几代人了,每一代人都在不断地改进和创新,要让这门手艺更加精湛。”他那时起就谨记着师父的话,给自己立下了目标:希望能够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它。对得起师父,对得起自己。

尽管手工弹棉花有着诸多优点,但在现代社会中,它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境:机械化生产的棉被价格更低廉,使得手工弹棉花的市场竞争力下降;现代人对传统手工艺的认知度不高,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意识;手工弹棉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匠人往往难以获得与之匹配的经济回报。

面对这些挑战和困境,吴长东表示,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手工弹棉花这门手艺;只要持之以恒地宣传和推广,就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手工弹棉花的优点和价值。同时,要不断改进和创新技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对于未来,吴长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我希望能够将手工弹棉花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的徒弟和传承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起推广和发展手工弹棉花产业,让更多的人受益于此。”

夏末的一天,我和几位友人去南郑区濂水镇联合村参观颜氏民居。这是一幢典型的四合院建筑群,坐北朝南,东西厢房,石条天井,砖雕照壁,石雕门档,无一不左右对称。院子里,形态各异的石缸完好无损。宅院10余个窗户雕刻的花格和纹饰,竟无一雷同。大门和大堂是中国明清园林式的雕梁画栋,画中的人物惟妙惟肖,散发着丰富即贵的气息。随行的颜云刚老人告诉我们,这所建于大清道光十四年的庭院,是颜氏家族留存至今的祖宅院落。

73岁的颜云刚老人是颜氏第十代后裔,他介绍,这座院子占地约1500平方米,2018年7月列入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颜家大院出来,向东一公里就到了颜氏宗族墓。墓呈长方形,犹如狮虎睡卧,又如神龙昂首,占地约600平方米。从碑文上看,此墓葬着父子三人,中间葬着第五代仕字辈的父亲,两边葬着第六代明字辈的儿子,三墓紧密相连。正中的墓高大突兀,两边石条上的挽联颇为醒目:克俭克勤家声不振,乃文乃武奕世其昌。可见后人对于逝者生前评价较高,是一个文武双全而又勤俭持家的人,期盼他的子孙后代大力弘扬家族美德,世代昌盛。右侧的墓最低,挽联上书:堉簋迭

探访颜家大院

戴相华

秦承先德,兰桂毓芳禧后昆。大意是逝者生前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品德,教子有方,儿孙显贵发达。左边的墓,由于年代久远,石条风化严重,挽联字迹已模糊难辨。

午后,我们去了位于颜氏宗族墓以北约300米处的“坐家道”,当地人把这叫颜家槽。走近这座古朴幽雅的院落,见房屋是用未淬火的泥砖垒砌而成,窗户系木质结构,精雕窗花,瓣蕊迥异,做工精细,工艺绝伦。主体保存完好,其它略显陈旧,却不失古色古香。抬头仰望,见房屋装饰着形态各异的木格花,粗壮滚圆而又挺拔顾长的柱头竖立在房屋两端的柱墩石上,柱墩布满花纹,甚是精美。

颜云刚老人说,自他记事起,这儿就是颜氏家族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大家庭聚会的场所。逢年过节、长者寿诞及清明祭祖,他都要随父母来此团聚。家族几十上百口人聚集于此,辞旧迎新、祝寿祝福、缅怀亲人、聊叙亲情,三五天不散。

从“坐家道”往东约2公里,就是颜氏“中书院”所在地。书院,是古代聚徒授课,研究学问的地方。我们走进“中书院”,见房屋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几幢现代住所。书院遗址背后的10多座墓分外吸睛。这些墓按男左女右依次排开,一通墓碑上刻着

“皇清例授太学生显考”。查阅典籍方知,明清时的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是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即被称为“太学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天资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墓碑记载,颜氏后裔中有10余位贡生。

另一处墓碑刻有“乡饮国宾”四字。据考证,乡饮国宾不是官职,而是一个名号,相当于现在的优秀、模范之类的荣誉称号,意即乡间有名望的人。据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也须皇帝批准。清时,地方政府常举行以宴饮为主的乡饮酒礼活动,受过乡饮国宾之荣誉称号的都可能被邀请出席。能得到这一荣誉称号,足见其品行端庄,名望极高。

这时,有村民迎了出来,给我们端来了茶水。喝着香气四溢的茶水,我在想:如同一切古老的河流都曾孕育过文明一样,廉泉也不例外——它不仅哺育了当地的飞鸟走兽,树木庄稼,也滋养了颜氏家族恒久的和顺昌盛和浑厚的文化底蕴。

● 履痕处处

